

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181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

舜典

虞書

之奇少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月正即正月也李校書曰月朔或謂之朔月詩所謂朔月辛卯是也月古或謂之吉月傳所謂吉月朝服而朝是也以此觀之則月正之爲正月也必矣夫學者之於經惟本於求其意而已不必區區於物色牝牡之間如二典之所載皆史官變其文以成經緯苟得其大意足矣如必較量輕重而爲

之說則將不勝其鑿如舜典言舜受終則曰正月
格于文祖則曰月正必欲從而爲之說此王氏之
所以有即是月而後有政之論也元日朔日也朔
日而謂之元日猶人君即位之始年謂之元年也
舜既終三年之喪於是始告廟既告於廟然後即
於天子之位也自此而下皆紀舜詢訪羣臣之事
也詢于四岳者所謂謀于四岳也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此其所以謀四岳之事也唐孔氏云告廟
既訖乃謀政治於四岳之官所謀開四方之門大
仕路致衆賢也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也
達四方之聰使爲己遠聽四方也恐遠有所壅蔽

今爲己悉聞之此說甚善蓋四岳之職主招延衆
賢以待上之所求爲天子之耳目也故天子求賢
必咨訪詢問之如典所載者多矣此言詢于四岳
亦咨訪詢問而求賢也闢四門者蓋所以廣仕路
也孟子曰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
是門也惟其闢四方之門則天下之仕者皆願立
於朝矣明四目達四聰不言四明而言四目者皆
史官錯綜其文以成義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

此則咨在外之十有二牧也周官曰唐虞稽古建

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則是十二
牧者在外主諸侯者也惟其在外故其咨之之辭
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皆
在外之辭也食哉惟時者民之粒食當使之各得
其時也李校書曰稱惟時亮天功惟時有苗弗率
皆以時訓是此食哉惟時亦應訓是而先儒乃謂
當如敬授民時之時者句自此絕則訓字當異此
蓋與直哉惟清同句體也此說甚善柔遠能邇者
孔氏曰言當安遠乃能安近非也中庸曰君子之
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臯陶曰邇可遠在茲是先邇
而後遠也而孔氏謂當安遠乃能安近非也李校

書曰能者耐也古者能耐同字能邇者居上以寬
之謂也其意蓋以能邇爲耐邇者若俗所謂忍耐
得事恐亦不然耐能二字字通而義分以能之字
爲耐之字則可以能之義爲耐之義則不可謂能
邇爲居上以寬者亦非也某竊謂下文言蠻夷率
服而上又曰柔遠能邇則是遠邇雖皆當治第欲
柔遠者當先能治近也惇德允元而難任人此能
邇之道也惇德允元者如武成之惇信明義蓋進
德而用之也德者有德也元者善人也曰惇曰允
厚之信之之謂也而難任人者退不肖而遠任人
也任人佞人也佞人而謂任人者蓋其所包藏不

可測知故也謂之難者過絕之使不得進也進賢而用之退不肖而遠之則內治舉矣此蠻夷所以相率而來服也蓋自古蠻夷所以敢憑陵中國者皆由守土之臣不能用寬厚長者之道行優游寬大之政以忠信鎮服蠻夷邀功生事開邊鄙之隙者衆也茲舜命十有二牧其一言曰食哉惟時又其一言曰柔遠能邇又從而申之曰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知所先務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

稱舜曰者所以別堯也蓋自此而上稱帝曰者皆

堯也自此而下稱帝曰者皆舜也舜既終堯三年之喪格于文祖然後即天子之位而稱帝也書之所載其於名分之際最爲謹嚴蓋懼其涉於疑似有以起後世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遂稱帝矣故於命禹作司空則稱舜者以見前此未嘗稱帝也如成王幼冲周公攝政則疑於遂稱王以今天下之人故作書者於多士則曰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於多方則曰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周公雖居攝凡有號令皆稱成王之命也其於命名定分之際謹嚴如此而後世猶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

朝之又謂周公負黼扆南面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上此蓋未嘗深考書之所載而妄爲之說也有能奮庸熙帝之載者謂有能奮起其功以廣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者將使之宅百揆也蓋舜未即位凡在位者所以言事無非堯之事也薛云帝載猶云王事也此說未通謂帝載爲王事則可舜自稱其事爲帝載則不可既求其見於已試之效者故以熙堯之載言之使宅百揆者將使之居度百官之任猶後世之爲宰相也唐孔氏云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政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舜雖受堯之禪而其實尚居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

代堯總領萬機之務耳而帝堯之在位蓋自若也堯崩三年之喪畢然後舜告于堯文祖之廟而即帝位舜即帝位方詢于四岳求其可爲百揆者以代己之位則是舜居百揆之位凡三十餘年而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不統於一則雖堯之聖不能一朝居也亮采惠疇孔氏云信立其功順其事者誰乎此說未通謂疇咨爲嗟誰則可謂惠疇爲順其事者誰且與上亮采爲一句則文勢不順據上文有能則是誰之義矣而下言誰其文亦不無重複王氏云亮采者明其事也惠疇者惠其疇也此說雖勝然以疇爲惠其疇而引周易疇離祉爲證

以爲百工者百揆之疇也百揆得人則百工皆疇
離社矣以疇離社證疇之義而又以離社爲說迂
迴甚矣予竊謂亮采者輔相之義與寅亮天工弼
亮四世之亮同爾雅曰亮左右也以是知亮有輔
相之義亮采者輔相朝廷之事疇如九疇之疇謂
天下之事各以其類無不順也惠疇此蓋宰相之
職也載事也采亦事也旣曰熙載又曰亮采者蓋
前之所言熙堯之事見於已試之效也後之所言
者則將責之以將來之效以亮舜之事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旣求其熙帝之載見於已試之效者於是四岳
同辭薦禹曰伯禹作司空蓋禹於是時以司空居
平水土之任已有成績矣故四岳舉之將使舜自
司空擢升百揆之任也薛氏以百揆爲司空之職
其說失之矣俞者然其所舉也旣然其所舉於是
稱美其平水土之功而勉之曰惟時懋哉懋勉也
惟時懋哉謂惟勉行居是百揆蓋於是從四岳之
請而使之宅百揆也郊特牲曰拜服也稽首服之
甚也禹拜稽首盡敬於君也讓于稷契暨臯陶所
謂推賢遜能也稷官名也契臯陶皆稱其名而稷
獨稱其官者唐孔氏曰出自禹意不必著義其說

是也俞然其所推之賢也汝往哉不許其讓也聖人以公天下爲心一有所廢置必與衆共之未嘗徇一己之私見舜之元德修於畎畝之中堯已聞之矣然必至於四岳舉之然後妻以二女攝之以位協之以天人之望而後禪之則是其事若出於四岳而非出於堯也舜既即位當時之人有大功者無出於禹之右則百揆之任非禹其孰宜之猶必詢于四岳至於四岳舉之然後稱其前功而命焉則其事亦若出於四岳而非出於舜也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與此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孟子曰禹既疏爲九河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觀孟子之言則是稷之播百穀契之敷五教皆在禹平水土之後未即位之前而舜乃列於九官之次者舜特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臯陶將使舜以百揆之任授之也舜既不許其讓而以百揆授禹矣而稷契臯陶之位皆已至無可遷者但稱美其前功申敝之而已曰稷者時居稷官也棄稷也時居稷官故禹稱其官棄其名也故

舜稱其名曾氏云棄者以誕寘之隘巷寒冰平林
爲名也黎民阻飢者衆人之艱在於飢此蓋指洪
水未平民方艱食之時言之也播時百穀以濟此
烝民者汝后稷之功也謂之后稷者蓋雖在朝爲
公卿而分土胙民爲諸侯尊而君之故稱后稷蓋
當是時稱后非獨后稷一人如呂刑所稱伯夷降
典禹平水土皆可謂之后而後世亦稱夔爲后夔
又皆尊而君之之稱也百穀者所播非一種故曰
百穀生民之詩曰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穰穰
麻麥幪幪爪瓟嗷嗷又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
糜維芑惟后稷之粒食烝民所播非一種故謂之

百穀蓋舉其多而言之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
寬

此亦謂洪水未平民未知教之時言之也意以爲
百姓所以不親於下者由五品之不順於上故也
人倫明於上則小民親於下矣五品五典之教皆
言人倫也自其可以爲萬世常行之法而言之謂
之五品自其設而爲教言之則謂之五教其實一
也但史官異其文耳左氏傳與孟子論五典皆本
於舜典而其文不同左氏傳云舜舉八元使布五
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孟子曰使

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二說皆本於舜典而其文則大同小異竊謂左傳之言不如孟子之說爲盡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昆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蓋人倫之道盡於此五者契爲司徒教天下以人倫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言爲證汝作司徒者言汝爲司徒之職謹布五教於民其有不率教者又當寬以待之也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人之所同有也其有至於喪其秉彝而亂人倫之性者

未必其中心之誠然也良由教化有所未明習俗有所未成則其固有之性逐物而喪矣惟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將見復其固有之性矣故舜命契爲司徒教之以五典其有不率教者不與賊寇姦宄之人同陷臯陶之刑又命寬以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納之於君子長者之域也在寬者孟子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也漢韓延壽爲馮翊民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民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有骨肉爭訟此咎在馮翊因閉閤思過於兩兄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

相移不敢復爭仇覽爲蒲亭吏人有陳允獨與母居而母誼覽告允不孝覽曰前過舍見廬落頓整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有所未至覽因至允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允卒成孝子惟其待之以寬則五教可得而敷之夫契爲司徒在禹平水土之後至舜之即帝位凡三十餘年矣而舜申命之言猶有在寬之語則其待之之厚也至矣堯舜之教民其優游不迫如此宜其垂拱坐視夫民之阜也

帝曰臯陶蠻夷猾夏

臯陶作士亦在舜未即位之前此亦申儆之而已

矣蠻夷猾夏王氏云在周大司馬之職當舜之時以士官兼之其意以謂舜之時不立大司馬之官其有蠻夷猾夏則使臯陶治之此說不然夫蠻夷侵亂邊境將用兵以禦之邪不用兵以禦之邪不用兵以執之則何以隸臯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爲將帥古無是理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典之所載惟有九官姑以見其得賢才而用之以共致無爲之治爾非謂所命之官只此九人也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在啓時有六卿則當舜之時安知其無司馬之職而必以爲兼於士官乎然而舜告臯陶則曰蠻夷猾夏何也此非境外之蠻夷舜之

世九州之內蓋有蠻夷與吾民錯居境內冀州揚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是也惟其與吾民雜居於境內而能肆爲侵叛以爲吾民之害於是使臯陶辨華夷内外之分以法繩治而時取其尤桀黠者而誅之爾漢光武受南單于降處之内地其後華夷無辨風俗雜揉駸駸以成東晉五胡之亂良由不能辨之於猾夏之初故也

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寇賊姦宄乃吾民之犯法者也羣行攻劫曰寇殺

人曰賊姦宄說者不同左氏傳以謂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此說未知孰是要之姦宄亦是寇賊矣夫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也故隸於臯陶之刑汝作士士理官也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有服者服其罪也孟子所謂善戰者服上刑也五流謂五刑不忍加誅則制爲五等以宥之有宅者安其居也蓋刑而當其罪則刑者服其罪流而當其罪則流者安其居也五服三就孔氏曰行刑當就三處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其說出於國語然經言五刑是五刑皆然也若以謂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則是皆於大辟

之一刑矣墨劓剕宮必不然也孔氏以三就爲朝市原野又以三居爲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此說尤爲無據夫四凶流於四裔蓋在九州之內今謂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無是理也王氏云行刑者或就重或就輕或就輕重之中此之謂三就流者或居遠或居近或居遠近之中此之謂三居此說爲善蓋教皐陶原情而定罪耳夫欲刑者之服其罪流者之安其居則必權人情之有宜輕者有宜重者有宜輕重之中者其流罪有宜居近者有宜居遠者有宜居遠近之中者皆酌之以人情而不背戾於法此所貴於惟明克允也

惟明克允

理官惟明故能允也允信於人也蓋欲刑者之服其罪流者之安其居非信於人不可欲信於人則在乎明足以察人情之是非而善權其輕重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蓋惟信於人者爲可以折獄非其明足以有察則安能片言而折之哉故片言折獄非惟明且允者有所不能也舜命契爲司徒教以在寬命皐陶作士教之以一言曰明契與皐陶以是能其官未有出於一言之外其言可謂簡而當矣

帝曰疇若予工兪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

稽首讓于及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謂誰能順我百工之事也馬氏云司空兼理百工之事蓋禹既由司空以宅百揆於是又求其可爲司空以代禹者也周禮考工記曰國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鄭氏云百工司空事官之屬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旗器械百工者唐虞以上謂之共工鄭氏此說亦未盡唐虞之世雖謂之共工然亦謂之司空伯禹作司空是也僉曰垂哉四岳見垂能任百工之事也據上文言疇若予工下文僉曰垂哉則是所詢者亦詢四岳而僉曰者亦四岳薦之也而不言咨四岳者蓋史官

經緯其語以成文以使文勢上下互相發明也垂有創物之巧精於百工之技藝故四岳薦之使總領百工之事蓋其所制器歷代傳之以爲寶故傳所謂垂之竹矢是也以一矢觀之有以見垂於百工技藝之事無不精以一垂觀之有以見舜之時百工有司莫不稱其職也舜曰俞者然其所舉也汝共工猶言汝后稷播時百穀謂使居是官也孔氏見文無作字遂云共謂共其職事審如此說則與堯典所稱者乃爲異文無是理也據下文汝作秩宗古文亦無作字但云汝秩宗與此同垂拜稽首讓于及斨暨伯與孔氏以及斨伯與爲二臣非

也禹讓稷契皋陶三人也則曰讓于稷契暨皋陶
伯夷讓于夔龍二人也則曰讓于夔龍此之所讓
與禹正同然中加暨字則其爲三人也無疑矣及
一也折二也伯與三也帝曰俞者然其讓也雖然
其所讓然及折伯與又未若垂之善於其職故使
往諧其官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
諧

此又求掌山澤之官自上下以其地言之自草木
鳥獸以其物而言之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

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
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舜
既命稷以播百穀又求掌山澤之官蓋此二者誠
足國用之本也僉曰益哉四岳舉益謂可堪此職
當禹治水之初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
獸逃匿然後禹得而施其功則是益之職其掌上
下草木鳥獸亦已久矣至此則復命之者蓋前此
雖烈山澤驅禽獸是時禹居平水土之職益但爲
之佐耳至是方正其爲虞之職也曾氏云案周禮
云大山澤虞中士四人下士皆八人中山澤虞下

士皆六人下山澤虞下士皆四人益之爲虞豈一
山一澤之虞蓋爲衆虞之長也作朕虞猶云若予
工也或以益爲皐陶之子是未必然據伯益即伯
翳也其後爲秦在春秋之時浸以強盛使伯益果
皐陶之子則秦乃皐陶之後也而臧文仲聞六與
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使皐陶猶有後於秦則文仲之言不若是之
甚也案史記云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
卒封皐陶之後於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收以
是觀之則益與皐陶不得爲一族也明矣讓于朱
虎熊羆孔氏亦以爲二臣據左傳載高辛氏之子

有仲虎仲熊虎與熊旣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
二人矣朱博士云及斯伯與三人也故言暨以別
之朱虎熊羆四人也故不言暨此說爲善禹讓于
稷契皐陶伯夷讓于夔龍故舜或稱其前功而申
戒之或使爲典樂納言之職而垂益所舉數人則
無所遷擢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其所命者不但
此九官也然旣然垂益之讓則於此數子亦必命
之位但史文不備耳太史公謂舜以朱虎熊羆爲
益之佐理或然也然典之所不載不知太史公何
從而得之耳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舜於是又求典禮之官即此周官大宗伯之職也
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此所謂
三禮也典禮之職吉凶軍賓嘉之事雖無所不統
然實以郊廟祭祀為主故但云典朕三禮蓋人君
盡其孝敬以事天地祖宗則民德歸厚茲實禮之
本也伯夷臣名其氏族則不可知先儒引鄭語云
姜伯夷之後此說不可信且國語旣以姜姓爲四
岳之後矣而又以爲伯夷之後其說自相戾韋昭
遂謂即四岳且經云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
伯夷豈四岳以是自薦也揆之人情決不如此則
伯夷之爲姜姓雖先儒有所據而云亦未可信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宗當時禮官之名也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
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
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氏
姓之所出而心率舊典者爲之宗以其名姓之臣
故謂之宗以其率舊典故謂之秩秩常也周以禮
屬宗伯即此所謂宗也漢以禮官爲太常即此所
謂秩也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
欽哉

寅也直也清也此三者所以事郊廟交於鬼神之

道也寅者敬而不慢直者正而不諂清者潔而不
汙能夙夜盡此三者則神之德感矣孟子曰西子
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
則可以事上帝齋沐者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之謂
也汝往哉往哉汝諧往欽哉是皆不許其讓而使
之往踐其職也文雖少變意皆不殊必欲從而爲
之說則鑿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

此則因伯夷之讓夔而使之典樂教胄子也胄子
謂元子以下公卿大夫之子孫周官大司樂掌成

均之法則治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即此職也
古之仕者世祿不可以無教之人而襲父兄之位
故必合胄子而教之唐虞三代之際仕於朝者非
天子之族類則世臣巨室之家其超於耕稼側微
者率不過數人耳豈其時世家之子弟皆賢而後
世爲不可及邪惟古之所以教胄子者有其具也
然其教之必典樂之官何也古之教者非教以辭
令文章也惟長善救失以成就其德耳惟將以成
就其德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使自趨
之自興於詩至成於樂此教之序也先王之作樂
必本之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之所以生也

四百廿三
稽之度數樂之所以成也蓋樂之設非聽於鏗鏘而已將使人導性情之中和而反之於正故必本之情性自直而溫至詩言志歌永言所謂本之情性也雖本於情性而形之於樂洪纖小大不可以無法故必稽之度數聲依永律和聲所謂稽之度數也學記曰學者必有失教者必知之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教也者長善救失者也自直而溫以下皆長善而救失之道也直者易失於不溫而寬者易失於不莊栗剛者易失於虐簡者易失於傲此教者之所當知也彼之能直能寬能剛能簡教者則長其善不溫者不栗者虐者傲者則救其失

大司樂曰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與此意同蓋其直能溫寬能栗剛能無虐簡能無傲則中和祇庸孝友矣直寬剛簡與臯陶言九德洪範言三德其大意則同其先後多寡之殊本無他義必欲爲之說則鑿矣

聲依永律和聲

此言歌律之序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曰詩言志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長也永言長言也歌者人聲也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橐末倨中矩勾中鈎纍纍然端如貫珠此皆人聲之發也人聲之發有洪纖小大則有宮

商角徵羽之五聲焉聲之洪而濁者曰宮其次曰商聲之纖而清者曰羽其次曰徵其聲在洪纖清濁之中者曰角人之聲有此洪纖小大則樂器依之而作焉古者作樂升歌於堂然後樂奏是所謂聲依永也聲有洪纖小大苟無以爲之準則大過於宮者或至於掬而不宮小過於羽者或至於窕而不成如此則樂不和矣故必以十二律而和之十二律以黃鍾爲本黃鍾律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林鍾長六寸三分益一上生太簇太簇長八寸此三律皆全寸而無餘分自太簇生南呂以至無射生中呂其間九律皆有空積忽微蓋古人

之作律也其意以爲聲無形而樂有器器必有弊而聲不可以言傳懼夫器失而聲遂亡也乃多爲之法以著之故始於聲者以律而造律者以黍自一黍之廣積而爲分寸一黍之多積而爲龠合一黍之重積而爲銖兩此造律之本也故爲之長短之法而著之於度爲之多寡之法而著之於量爲之輕重之法而著之於權衡是三物者亦必有時而弊則又總其法而著之於數使其分寸龠合銖兩皆起於黃鍾然後律度量衡相爲表裏使得律者可以制度量衡可以制律四者旣同而元聲必至則樂和矣蓋律有常數數有常度而聲有洪纖

咸取則於此此之謂律和聲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惟其以律和聲音茲所以八音克諧也八音金鍾
鐸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管簫也匏笙也土埴也
革鼓鼗也木祝敔也此八音者其聲名不同必以
律和其聲然後洪纖小大各得其當苟有一音之
不和於其間則樂之合奏必雜而不得諧和故曰
無相奪倫蓋樂之合奏聽者不知其孰爲金石孰
爲絲竹猶善和羹焉使食之者徒見其和之美不
知其孰爲鹽孰爲梅

神人以和

樂既調矣奏之於郊廟則天地神祇祖考之所
樂而神莫不和矣用之燕饗鄉射而臣民之心無
不和矣幽而神明而人無有不和此韶樂所以爲
盡善盡美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薛氏劉氏皆以爲益稷脫簡重出蓋方命夔典樂
而夔遽言其擊石拊石致百獸率舞之效非事辭
之序也而益稷篇又有此文故二公疑其差誤以
理觀之義或然也然筆削聖人之經以就已意此
風亦不可長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此實治經之法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此亦因伯夷之讓而命龍以作納言也觀顏淵問為邦孔子曰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舜命九官至於使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則治道於是乎成矣而乃命龍以作納言其命之之辭則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此正孔子荅顏淵問為邦之意蓋自古已安已治矣而其所以至於危亂者未有不由於小人變白為黑以是為非者故治定功成之後尤宜以是為戒也聖疾也史記曰朕畏忌讒說殄行畏忌者聖之謂也讒說邪說也殄行殄絕君子

之行也震驚朕師則其言偽辯瞽惑流俗也讒說殄行之為害其端甚微究其所終則必至於惑流俗之視聽至是而後聖之則無及矣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此其所謂邪說也為我則至於無君兼愛則至於無父則所謂殄行也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此所謂震驚朕師也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蓋納言之職宣王之言而達之於下傳下之言而達之於上詩所謂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也夫讒說之可畏也如此舜不弃於臯陶之刑而特以出納

喉舌之官待之如此其寬者蓋讒說殄行之人必其小人之有才者也小人有才而疾之太甚弃之於刑辟絕其自新之路則刻覈太至而彼有不肖之心矣故舜必以寬待之開其遷善遠罪之路而不至於小人之歸矣益稷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此正納言之職也宣上之言而達之於下所以教之也採下之言而納之於上所以驗其革與不革也至於教之不改而後加誅焉此舜待庶頑讒說之道也惟允者言出納王命必以信也春秋時秦與晉行成

叔向命召行人子負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也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所謂道二國之言無私者允之謂也讒說殄行之人類多變詐不實將欲化之無他道惟在待之以誠而已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而康王以畢公能正色率下使之保釐東郊此有因四岳之薦而用之者有不因四岳之薦因人之讓而用之者有遷其舊職者有不遷其舊職者有讓而後受者有不讓而直受之者各因其實而已矣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自詢于四岳至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各隨其職而戒之至此又總而申勅之也正如堯典既已分命申命羲和四子各主一方之政矣而又總而申勅之曰咨汝羲暨和而下是也二十二人孔氏云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并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其意蓋謂稷契皋陶皆申命故不復勅戒之此說不然夫稷契皋陶是申命四岳十二牧豈非申命者哉而又勅戒之也稷契皋陶是申命此說不通故或者欲以四岳爲一人并九官十二牧爲二十二人四岳之非一人今論之詳矣朱氏

謂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而但有二十有二人者其間或有兼官故耳此說爲通周官有三公六卿有侯伯而顧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以人言之則六人而以職言之則不止於六人也蓋有以三公爲六卿者有以侯伯入居公卿之位者故雖六人而實兼數職也此四岳九官十二牧當有二十五人但言二十二人者蓋或有兼居岳牧之任者或有在州牧之中而又居九官之列者世代遼絕皆不得而知也欽者使四岳十二牧九官各敬其事也所以必在於敬其事者以其所亮者莫非天工也亮有輔相之義與

亮采惠疇之亮同臯陶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所謂設官分職者凡以代天工而至四岳九官十二牧莫非所以代天工者故以亮天工言之史記作惟是相天事尤爲明白旣以申勅九官十二牧遂以三載考其功而觀其職之稱否也至於三考黜退其幽升進其明而加賞罰焉若周官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此即唐虞考績之法也然而其制已密不若唐虞之寬也考績之法旣行故衆功於是皆興也夫以舜之明德端本於上禹臯

陶稷契與其一時賢臣佐治於下而其衆功必待於考績而後興況德不如舜臣不如禹臯陶稷契則考績之法何可廢也而後世此法雖存徒爲文具而無實效殊可惜也考績之法旣行衆功皆興所未化者三苗而已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蓋負固不服之國也前已竄其君於三危矣然不滅其國不更其嗣至是猶未從風舜未忍加誅也於是而爲之分別善惡其惡之顯然者則黜退之其善者則留之唐孔氏云惡去善留使分背也是也蓋自古聖人所以化服強梗者其政常優游而不迫則雖甚強悍者亦將同心向化如周之遷殷頑

民式化厥訓亦不過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亦此分北三苗之意也而鄭氏以謂此即竄於西裔者復不從化故分北之此說不然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則是所竄于三危者當洪水既平之時已丕叙矣蓋彼之所恃以負固而不服者三苗洞庭之險耳既已竄于三危矣果何恃而爲亂哉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

此只當作一句讀蓋舜居於側微者三十年歷試二年居攝二十八年共爲三十堯崩居三年之喪畢而後即帝位五十年而崩大禹謨朕宅帝位三

十有三載孟子曰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以三十有三載并十有七年是在位五十載也是舜崩之年蓋年百有一十二歲爾書載舜之年數蓋如此而太史公曰舜生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之事五十九而堯崩其說特異於經當以經之言爲證

陟方乃死

孔氏云方道也舜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於是漢儒遂有舜葬蒼梧之說至今蒼梧之地有舜廟冢存焉世以舜爲真葬於蒼梧

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以謂卒於鳴條漢儒以謂卒蒼梧之野其說已不可知矣況揆之以理有所甚不可者夫堯老而舜攝則不復以庶政自關而舜實行巡狩之事舜既耄期倦于勤而使禹攝矣則巡狩之事禹實行之蒼梧在舜之時其地在要荒之外舜已禪位而使禹攝矣豈復巡狩於要荒之外而死死而葬於蒼梧之野以是禹率天下諸侯以會舜之葬於要荒無人之境此理之必不然者司馬溫公詩曰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此說爲得之陟方者猶云升遐也乃死謂升遐而死

猶云帝乃殂落也韓退之謂乃死者以釋陟方爲言耳夫作書者自釋其義無是理也而蘇東坡乃以謂爲書傳章句之言此說亦未是揚子曰黃帝堯舜殂落而死與陟方乃死文勢正同豈亦詩書章句之言哉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

自汨作至亳姑凡四十有六篇皆逸書也其書既逸則其序之義不可以強通而孔氏曰帝釐下土方設居方者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於別生分類云生姓也別其族姓分其類使相從

於汨作云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始興於橐籥云橐籥飫賜也此皆是順序文而爲之說未必得書之本意正如序詩之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此亦但順詩名而爲之說未必得詩之本意也而孔氏云凡此三篇之序亦既不見其經暗射無以可中而孔氏爲傳復順其文爲其傳耳是非不可得而知也此說甚善王氏解經善爲鑿說凡義理所不通者必曲爲鑿說以通之其間如占夢教射者常矣而於逸書未嘗措一辭皆闕而不論此又王氏之所長而爲近世法者也二典皆虞書所作其言簡

而盡興而明而後世雖有作者無得而及之矣南豐曾舍人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既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哉併與其精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具也使通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方是時豈獨任職者皆天下之選哉其操簡執筆而隨之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若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蓋虞之治非後世之所能及者而其史亦非後世之所能及

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大禹謨

虞書

虞史既述二典而其所載義有所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二典之所不載者以爲大禹謨皋陶謨益稷三篇此蓋備二典之所未備者非如舜典之初上接堯典之末也蓋舜典之末已載舜死而此三篇答問之言皆舜未死已前之言也然文勢雖不相接而其意實相屬堯典載四岳薦舜於側微之中堯妻以二女既爲舜典張本矣故舜典之初即載歷試受禪之事舜典既載禹

宅百揆之職繼舜之任而其本末未有所屬也故大禹謨則載大禹居攝帝位率百官若帝之初然後舜之始末無所不備此其所以謂之虞書也然左氏傳舉皋陶益稷之言若皋陶邁種德地平天成敷納以言等語皆以爲夏書此蓋孔子未定書已前傳寫之誤也以爲虞書者意其出孔子之所釐正矣據此三篇皆是舜禹皋陶夔益之徒相與都兪賡歌之言而其事則止於禹之居攝受命徂征有苗猶未及夫禹即帝位告廟之事安得以爲夏書邪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大禹謨

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蓋舜之所爲治者禹皋陶之力居多皋陶以謨顯故曰皋陶矢厥謨矢陳也禹以功著故曰禹成厥功皋陶大禹之功皆可以爲萬世法以是事舜舜猶以爲未也於是又從而申之申重也皋陶之謨顯矣舜申之使致其功若所謂時乃功懋哉是也禹之功著矣舜申之使陳其謨若所謂來禹汝亦昌言是也皋陶有謨矣而又有功禹有功矣而又有謨實帝舜申之之效也先言皋陶而後言禹者此非有所輕重取與於其間蓋先言謨而後

言功事辭之序也大禹臯陶謨益稷三篇其序之所以總言三篇之意也然一序而必分爲三篇者蓋古者編竹簡以成書竹簡所載不能多也故必析而分之既已析而分之則必取數字名其篇以爲簡冊之別故此分爲三篇者徒欲以便於簡冊而已非謂大禹謨盡在第一篇臯陶謨盡在第二篇也漢孔氏云大禹謨九功臯陶謨九德此則拘於篇名必欲以本篇所據而爲其謨也予竊謂不必如此三篇之中凡出於禹之所言者皆大禹謨也何必九功凡出於臯陶所言者皆臯陶謨也何必九德九功九德固可以爲禹臯之謨而禹臯

謨非九功九德所能盡也謂之謨者如器之有模言之於此而可爲萬世法也

曰若稽古大禹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以爲善蓋自其既即帝位而言之以謂之帝自其未即位尚爲耕稼陶漁之時而言之則謂之大舜蓋史稱於大禹者蓋此書主爲舜而作自舜之時言之禹尚爲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而稱也故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此當與下文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曰相繼

續文命上一曰字史官曰也下一曰字禹曰也不言禹曰者蒙上之文也史官謂禹之文德敷于四海之外無所不及也此即禹貢所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也文命既已敷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祇承于帝帝者指舜而言之也其所陳謨以祇承于帝即后克艱厥后以下是也先儒言外布文德教命內以敬承堯舜其意以此二句亦如堯舜二典之稱堯舜之德苟以此二句爲稱帝之德則下文曰字無所屬矣史官記載其體自有不同者堯典舜典其名曰典典則必記載其德大禹謨皋陶謨其名曰謨謨則必

記載其功如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是皋陶之言也然皋陶謨載皋陶之言至大禹謨則加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者史官欲見禹之文德敷命既東漸西被暨于朔南然後陳謨以祇承于帝也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則禹之謨也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必在難之於先而後獲之於後也政乃乂黎民敏德此其所以致此者必在爲君者難其所以爲君爲臣者難其所以爲臣孟子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君盡君道則難其所以爲君矣臣盡臣道則

難其所以爲臣矣君臣各盡其道以之立政則民乃乂以之教民則黎民敏德曾無甚難者世之人徒以舜之爲君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遂以舜之治天下優游無爲曾無所用其心殊不知舜之君臣其都俞賡歌於一堂之上自一話一言未嘗不以克艱爲戒惟其君臣之間皆不忘於克艱茲所以享無爲之治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禹旣以克艱厥后陳謀而告舜舜於是然其言謂能盡克艱之道者惟堯爲然而猶不足於此也允

若茲者猶曰信能行此也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堯之治至於人之有嘉謨嘉猷則皆入告於上而無所遺伏草野之中有賢者則皆願仕於朝而無遺其萬邦又已咸寧則其治之可謂大成矣嘉言罔攸伏若可以無事於詢訪野無遺賢若可以無事於營求萬邦咸寧若可以無事於憂恤而堯之心猶以爲未也於是稽于衆以詢其政治之得失有未至者則舍己從人而不吝又且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無告謂鰥寡孤獨天民之窮者皆哀矜而不虐之困窮謂士之失職者皆任用而不廢之極四海之間無有一士之失

職者無有一民之不被其澤然後爲能盡君之道則是后克艱厥后惟堯足以當此言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辭也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此說不然夫舜旣即天子之位則凡羣臣之稱帝者皆指舜而言也如禹曰於帝念哉曰帝光天之下皐陶曰帝德罔愆皆指舜而言也夫當舜之時舜謂堯爲帝可也使益亦謂堯爲帝則舜宜何稱哉張橫渠曰此美舜也因舜歸美於堯故益亦歸美於舜此說爲得之蓋舜旣言克艱之道惟堯能盡之於是

益言舜之德旣廣運如此則其於克艱厥后之道蓋亦優爲之也廣者洪之至運者通之至惟洪故能廣惟通故能運薛氏曰廣如地運如天廣則大矣而無不載運則通矣而無不周此說盡之矣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即廣運而爲聖神文武之德也蓋舜之德旣洪而能廣通而能運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也是德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之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知而言之則謂之神自其威而可畏而言之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於外而言之則謂之文聖神文武即廣運之所發也非於廣運之外別有聖神文武也而王氏則謂乃聖乃

神所以立道乃武乃文所以立事先聖而後神道之序也先武而後文事之序也審如是說則是道之外復有事事之外復有道既有道之序復有事之序使道無預於事事無預於道此王氏患天下之術之原惟舜之德自其廣運而充之至於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故皇天於是眷顧而命之起於側微之中玄德外聞遂以受堯之禪奄四海而君天下也蓋謂舜之廣運之德既已修於畎畝之中升聞天朝上爲天之眷顧下爲四海之感戴則其克艱厥后以合於堯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先儒以爲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言堯有此

德故爲天所命所以知其不然者蓋舜自匹夫而爲天子則其所以爲皇天之所眷命奄有四海而君天下非其德之廣運不能至於是故可言也堯繼世以有天下則其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固其所宜也又何言哉此張橫渠之說所以爲善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益既稱美舜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以上爲天所眷命下爲四海所愛戴則其於后克艱厥后之道固可以優游爲之矣禹於是又從而戒焉帝之德雖爲天所眷命然天之禍福吉凶本無常也人能順之而從道則天應之以吉其或從逆

而不復順道則吉將變而爲凶是道也如影之隨形如響之應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其言舜雖有廣運之德尚在乎兢兢業業盡其寅畏之志然後有以盡克艱之道蓋益之言所以勉之於其始禹之言所以戒之於其終或勉之或戒之皆所以成就君之德舜旣不以廣運之德自居而虛己來弼直之言禹益之徒不以君之聖明忘其箴戒之意君臣上下相與圖治孜孜如不及此其所以爲唐虞之治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禹旣以吉凶影響之理陳戒於舜益於是申言所

以儆戒之道當如此也吁歎辭也歎而後戒者將使聽者審其言也畢命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虞度也謂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也夫惟四方晏然無可度之事則危亡禍亂所自萌也故當儆戒而無忽正如臯陶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一日二日之間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數可不戒慎恐懼乎

罔失法度

蓋方是時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夫何爲哉惟守法度勿失斯可矣自古太平無事之世上恬下熙君臣無爲足

以致治矣而小人之好作爲者必肆其私辯欲盡取前世之法度紛更之時君世主不悟而入其說往往至於危亂而不自知漢之武帝唐之明皇皆坐此也周公相成王已致太平之治作爲無逸之書以戒成王而其終篇申儆之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此即益戒舜意也舜大聖人也益之言簡而盡成王中才之主也周公之言詳而明然而其意則一也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百志惟熙

罔遊于逸者謂不可爲無方之遊也罔淫于樂者謂不可爲已甚之樂也任賢勿貳者謂任賢不當使小人惑之也去邪勿疑者謂苟知爲小人則決意去之不復置疑於其間也所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在於疑謀勿成也自古君子小人並仕於朝廷之上小人知其必不見容於君子往往進其疑謀以惑人主之視聽苟人主不察而使其疑謀得成則小人必得志君子必受禍矣劉子正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志者開羣枉之門使人主不能破疑謀於未成之間則任賢豈

能勿貳去邪豈能勿疑惟其使小人疑謀勿成則是非賢不肖洞然明白如大明之升天無有不顯也此百志所以惟熙也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此言爲治者旣不可違道以干衆譽又不可拂衆以從己之欲也蓋自古無道之政必出於此二者班孟堅曰秦燔詩書以立私議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蓋若秦者是所謂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者也若王莽者是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也雖其所爲不同而其所以致亂亡之道則一也夫爲治者旣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又不可拂衆以從己之欲然則將奈何惟上不違先王之道下不拂百姓之欲則兩得之矣王氏以謂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則可拂百姓以從己之欲則不可古之人有行之者盤庚是也蓋人之情順之則譽拂之則毀所謂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即拂百姓以從先王之道者也此說大戾夫盤庚將遷都民咨胥怨而不從盤庚不強之以遷也方且優游訓誥若父兄之訓子弟至於再至於三必使之知遷都之爲利不遷之爲害然後率之以遷焉何嘗拂之以從己哉夫王者之安天下必本於人情未有拂百姓而可以從先王之道也王氏

此說甚抵牾於聖經矣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言苟能行此數者盡其儆戒之意而繼之以於心無怠於事無荒則豈惟中國之治哉雖四夷亦將來王矣無怠無荒猶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聖人之治夷狄聽其自來而信其自去未嘗招之而使來也苟修於此者既盡則彼將梯山航海而自至非有爵賞以勸乎其前又無刑罰以驅於其後無怠無荒而彼自來矣此唐虞之世禦戎之上策也夫舜大聖人也益既稱其德之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遂爲皇天之所眷顧奄四海而君天下矣彼

失法度游于逸淫于樂任賢貳去邪疑疑謀成與夫違道干譽拂衆從欲或荒或怠之事蓋中材庸主之所不爲也益之智豈不知舜之心不至於此然而諄諄告戒惟恐不及者蓋聖人雖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其兢兢業業者實未嘗須臾忘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夫孔子之聖豈有學之不講豈有義之不徙而以是爲憂乃知聖人顛沛造次未嘗敢忘儆戒之意舜之德盛於淫佚荒怠等事雖不至於此然而聖人儆戒之意實未嘗敢忘此益之所以拳拳爲舜言之而不已也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

益既諄諄告戒其所以啓迪於帝之德禹遂言德之施於有政者此蓋爲治之要也然而告於舜而曰於帝念哉於者歎美而言之帝念哉重其言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言聖人膺天明命爲民父母其所以兢兢業業日新厥德不忘儆戒之意如益之所言者凡欲美其政也而所以美其政者無他欲以養民而已夫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天地之養萬物者也聖人裁成輔相使水潤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爰稼穡六者不失其性

謂之惟修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則聖人體天地化育之德以養萬民者也孟子論王道之始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汙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謹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此所謂正德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養生喪死無憾此所謂利用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此所謂厚生也使此三者施之天下而不失其和故謂之惟和六府修三事和則九功於是惟敘矣謂之惟敘者非謂六府之修先水火而後金木土穀也謂之惟和亦非謂三事之和先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但謂九者皆不失其序而已王氏謂以惟敘爲六府三事之序故以土治水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爲用以火治金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爲器以木治土以土治穀然後

土穀爲利楊龜山曰不然神農氏斲木爲耒耨木爲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蓋以木治土然後有耒耜之利非土能治穀矣洪範曰土爰稼穡與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一也謂土能治穀者非也此說爲是然龜山旣知土能治穀之爲非而又曰五行相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相生爲四時之序相尅爲六府之序也夫旣以相尅爲六府之序則自水治火而推之亦將以土治穀矣此則流入於王氏之說而不自知也九敘惟歌者六府修三事治其功德皆可歌也功德旣可歌則功成治定不可以有加矣惟在不倦以終之也故

繼之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九者皆得其叙則天休滋至吾乃寅畏以享之此戒之用休也其或不然則天威將至而危敗禍亂自此生矣故督之以威而避也勸之以九歌謂九功之德既可歌矣則遂以是九功之歌播之聲詩發揚蹈厲以自勸如此則九功之叙無有敗壞之時矣戒之董之勸之皆是人君自戒自董自勸也古者作樂歌以象德舞以明功舜之爲治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其功德皆已盡其善矣故其樂象之而韶樂遂以九爲

節周禮大司樂曰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韶之舞奏之宗廟之中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蓋舜之韶樂升歌於上者九德之歌合樂而舞於庭者九韶之舞韶樂之奏至於鳥獸率舞鳳凰來儀者原其所以致此者則本於九功惟敘而九功之所由敘者本夫舜之德施於有政然也以是觀之則韶樂之舞盡善盡美豈苟然也自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至於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此則箕子所陳洪範九疇而謂之天乃錫禹者但洪範之書箕子衍之而加詳焉耳其實不出乎此

數語學者於此數語而求之洪範思過半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帝曰俞然其言也地平天成者地既平矣則天功
可得而成也蓋陰陽四時之運天施之地成之洪
水橫流泛濫於中國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而生
之之功無自而成今地既平矣則天功可得而成
也所以地平天成者由六府三事之允治也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謂之六府此六者天地生物之府
也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三者聖人修人事
以贊天地之化育也六府三事既治豈一時被其
德哉蓋萬世永賴禹之功也禹既言九功惟敘九

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者謂舜當戒之董之勸之使勿壞也舜於是稱美
其功言汝之功雖萬世亦將賴之予其可不盡做
戒之意哉觀箕子以此言演爲九疇而其書謂之
洪範者大法也謂萬世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舉不
出於此書以洪範之書觀之則謂大禹之功萬世
永賴時乃功者豈溢美也哉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
惟不怠總朕師

此言舜將禪位於禹之事格汝禹者猶言格汝舜
也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言舜自格于文祖踐天

子之位至是蓋三十有三年矣禮記曰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并堯之喪而數之其即位也蓋年六十有三至是年九十六矣其年在於耄期之間則方厭倦於萬機之務矣蓋言禹當不懈其位以總朕之衆蓋將使之代已總攬萬機之政也傳曰老將昏而耄及之言老則昏昏則耄也舜年九十六禪位於禹當其未禪也蓋猶朝諸侯巡狩方岳總攬萬機之務及其既禪也天下之大事猶所關及命禹徂征敷文德舞干羽格有苗皆舜之所有事也雖及耄期之年而其德不昏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

自朕德罔克以下正如舜典所謂舜讓于德弗嗣也典謨所載其文簡其事備蓋其爲體或詳於此而略於彼或略於此而詳於彼以互相發明如舜終于文祖而下則言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至告祭于上帝百神覲諸侯巡狩方岳之事無所不載而禹受終于神宗之下則惟記一言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觀此則在璿璣玉衡以下不言而可見矣舜禪位於禹禹讓於臯陶舜不從其讓而更授禹禹又辭讓至於再三然後受命于神宗其載之詳

如此至於堯之授舜則惟記以一言曰舜讓于德
弗嗣觀此則知舜之讓也亦將有所答問辭遜若
禹之於舜也典謨所載其辭不費類皆如此朕德
罔克者禹謂己之不德民之所不從臯陶遠邁其
德其德下洽於民而民懷之禹自以爲不若臯陶
也德必稱其邁種者蘇氏曰種德如農夫之種殖
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暮收則其報也亦
狹矣臯陶之種其德也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
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溢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
民而民懷之此說盡之矣漢于定國父于公其間
門壤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門閭令容

馬

中我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夫子公治獄無
所寬信有陰德矣然而遂高大門閭以望子孫之
興則知未能無利之之心非所謂邁種德也臯陶
之作士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其德可謂大矣不
期其報而民自歸之此其所以爲難禹讓于德無
以易臯陶矣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

言帝之所當念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薛氏以繫於臯陶邁種德之言而
爲之說曰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之至也則雖

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禹既以是稱皐陶之德因以是教舜也曰邁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一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而德不可勝用矣薛氏此言其論念釋名言允出在茲之義可謂曲當其理然上文曰帝念哉下文曰惟帝念功皆是禹讓於皐陶

之意因以教舜而念哉念功皆為念德則是此乃禹稱皐陶之德殊不見其讓於皐陶之意與上文朕德罔克文勢不相接故薛氏說雖善而非書之意也孔氏王氏皆以此為讓于皐陶其說是也然而意亦未順予竊謂禹之讓于皐陶也蓋以謂我之心念其可以受帝之禪者惟在於皐陶舍皐陶之外而求之餘人亦無及於皐陶者則可以受帝之禪者亦惟在皐陶故名言於口以為在皐陶允出於心亦以為在皐陶謂己之反覆而思之卒無有以易皐陶者猶下文舜謂禹曰毋惟汝諧是也惟帝念功者言皐陶之德見於功者帝之所當念

而可禪以位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之讓皋陶於是稱美皋陶之功以勉之也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言民皆循理率教無有干予正者言不犯法也民之所以不犯法者則以皋陶之作士能明五刑以弼五教故爾古之聖人所以制爲刑辟者非期於多刑人多殺人以爲威也凡欲以輔吾教之所不逮而已出教則入於刑出刑則入於教使民皆趨於五教而刑爲無用者是

真聖人之本心也皋陶能體此意故其用刑也亦非期於深文峻法使民無所措手足也其所期者惟欲使舜從欲以治而已欲使舜從欲以治要在使民不犯於有司罔圈空虛天下無一人之獄羣黎百姓皆協於大公至正之道使人徒知契與伯夷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刑此舜之威德惟皋陶能推明其意而見於治功者然也董仲舒曰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夏而積於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

下而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功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刑之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觀此則知刑以弼教期于無刑真聖人之本意也蓋百官有司之職各職其職業而使其職無曠然後爲能如百揆必能熙帝之載不能熙帝之載則爲曠職矣稷官必能播百穀不能播百穀則爲曠職矣共工必能使百工各盡其能不能使百工各盡其能則爲曠職矣虞衡必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不能使草木鳥獸各遂其性則爲曠職矣以至司徒之於教秩宗之於禮龍之於納

言必欲皆修其本職然後爲無曠也惟士之一官乃獨異於此要在乎推明聖人所以明刑立法之意使民不犯于有司囹圄空虚天下無一人之獄其官若爲虛設者然後爲能其官此皋陶之德所以爲萬世治刑獄之法也時乃功懋哉者言其既稱其功又勉之使懋其職業也亦猶使禹宅百揆禹讓于稷契暨皋陶舜既不許其讓則更稱三人之前功而勉之也然禹之宅百揆以讓于稷契暨皋陶此惟讓皋陶而不及稷契者案史記稷契皆帝嚳之子帝嚳崩而摯立摯崩而堯立堯立七十年而使舜攝帝位二十八年而堯崩終堯之喪三

年而後即帝位即帝位而後命九官當命九官之時稷契蓋年百有餘歲矣舜即位三十三年而後禪禹當禪禹之際此時稷契之徒蓋已死矣使是時尚存則其讓之固當所先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舜既推美皋陶之功皋陶於是推本其所自以謂非舜之盛德則已亦不能成此功也蓋有司之所守法令而已至於操縱予奪權其輕重之宜以濟有司之不及者則在天子惟皋陶執法天下而舜

好生之德推之於上此民所以不犯于有也
帝德罔愆者謂帝之德無有愆過蓋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也既不以喜怒好惡而用刑賞則有司得以奉公守法無所顧望阿私以行其志矣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者此謂操之於上者既無繁苛之法則施之於民者必無暴虐之政矣蓋惟簡故能寬也漢高祖入秦關約法三章餘悉除去秦法而秦民皆按堵如故由其簡故能寬也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皆舜以忠厚之德濟有司之所不及也人情莫不欲愛其子孫其所不

欲者則惟恐子孫之陷入其中及其所欲者則惟恐不能遺其子孫聖人之政本於人情故罰弗及嗣以謂父子之罪不相及而賞得以延及於一世以此見聖人之用刑賞之法本於人情伸於用賞而屈於用刑也宥過無大謂過誤所犯雖大必有猶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刑故無小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猶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蓋聖人制刑辟所以待小人長惡不悛者而非謂君子不幸而陷入於其中也小人長惡不悛者雖小罪亦不可苟免則世之小人者皆有悔過自新之心而君子入於非辜雖大罪亦在所赦則君子有所依賴

不爲小人之所誣此聖人所以制刑罰之本意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樂夫君子之有功不忍小人之有罪也潁濱曰君之與民其遠近之勢小大之分故不待夫爲之爭尋常之是非以勝之與其不屈吾法孰若使民全其肌膚保其首領而無憾於上與其不使名器之僭孰若使之樂得爲善之利而無望望不足之意斯言盡矣與其殺不辜謂大辟之刑疑而讞於上其罪可以殺可以無殺不殺之則懼其實有罪而失不常之刑殺之則懼其實無罪而陷於非辜此意有可疑而不敢決者而以讞於上舜之意則以謂

斯人也其罪在於不可之間與其殺無罪而陷於非辜寧縱有罪而失於不經也此大舜不忍用刑之意也自臨下以簡至於寧失不經則舜明慎用刑而致其仁愛之意至矣盡矣不復可以有加矣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如是則民自不犯法矣揚子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之嚴刑峻法既已負聖人之法度矣而其有司又從而負其法度焉此刑獄之所以繁也舜既以好生之德垂拱於上而皋陶能推明其意

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此所以使民不犯于有司也雖不犯于有司而原其所由其舜之盛德所致也故舜雖歸美於皋陶非皋陶之所敢當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皋陶雖不敢當其功而舜則以謂臨下以簡御衆以寬至於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雖如其所欲者如此苟使有司不能推明其意則已雖有好生之德亦無自而洽于民心故謂之曰所以使予從欲以治至於四方從化靡然如風之偃草乃汝之功皋陶歸功於舜不敢自有其功舜不以盛德自居而又歸功於皋陶更相推美其功德之盛夷考其

實未有一言溢美於其間其君臣相與以至誠如此唐虞之治所以歷萬世不可企及也

帝曰來禹降水敝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舜禪位於禹禹讓於皋陶帝雖獨美皋陶之功而卒不其讓也舜於是遂申命以攝位之事與舜典汝往哉之意同但此為攝位而言茲事體重故其誥戒之辭加詳焉則來禹者猶云格汝禹也不言格汝禹而言來禹者蓋史官變其文也降水當從孟子作洪水字其說曰降水者洪水也蓋謂降

水者洪水之異名而說文降字洪字皆音胡公反以是知此二者不惟義同字亦通用也而先儒從經文作誕降嘉種之降同其說以水性流下故曰降水此蓋不然水性下流固得其性矣惟其逆行此其所以為害也降水敝予舜謂天以洪水而敝戒予也堯之洪水說者皆以謂當堯之世有如此大變異也惟胡文定之說曰堯之洪水非有以致之蓋自開闢以來水行者未得其所歸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蓋其意以謂堯世洪水之害乃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也此論甚當夫其水害既出於事勢之所激非忽然而有而舜則以

謂降水傲予者蓋聖人上傲天戒下重民命未嘗敢忘戒懼之心雖實事勢之使然而聖人之心不以爲天災而忘所以傲天戒重民命者故謂之傲予而不敢忽也夫使人君苟無傲戒之心則雖天災之顯然可見者猶不知懼又從而爲之辭以自解免者如漢武帝謂旱爲乾封彗爲德星如此則修人事應天變者廢矣司馬溫公曰人君之所畏者惟畏天若不畏天何事而不可爲者哉堯舜之洪水真所謂無妄之災也而謂之傲予蓋自盡其所以畏天之意而不謂我無以致之也唐虞之治實基於此成允成功謂禹能體舜傲戒之意以成

此治水之功也自古聖賢舉大事定大難之有不能成允成功也蓋成功非難成允難允成於此而功成於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商鞅之於秦惟能徙木以示信故令下之日一國之民無敢違者夫鞅豈真能信哉假而行之其效且如此況禹以至誠惻怛之心思天下之有溺者由已溺之故信而後勞其民民雖勞而不怨則其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蓋可指顧而辦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賢既有是功而又勤于邦儉于家不自滿假此人情之所尤難也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

而盡力乎溝洫此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之實也不
自滿假者執心謙沖而不自盈大也言禹有如是
之功而退然若未嘗有功者故勤于邦儉于家不
自滿假者皆不居其功也惟汝賢者言無若汝之
賢也賢者能爲人所不能故賢於人也此又申前
之義而無結文言禹有是能矣而不自矜也雖不
自矜而天下莫與之爭能有是功矣而不自伐也
雖不自伐而天下莫與之爭功說命曰有其善喪
厥善矜其能喪厥功矜則人與之爭能伐則人與
之爭功矣至於不矜不伐又誰與之爭邪夫成允
成功非難有是功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

伐然後爲難禹既有是成允成功之美而又有是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之德此舜所以勉
其有如是之德而遂嘉其有如是之功也故繼之
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萬章問於孟子曰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天與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
之而已矣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則其所以示之者
可謂至矣故以是卜知天命之所在而曰天之曆
數在汝躬言天命在汝汝當終陟元后而作天子
也是時方命以居攝未即天子之位故以終陟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堯舜禹三聖人相授受之際發明其道學之要以相畀付者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歷代聖賢所以相傳者不得盡見然以堯舜禹之所以相授受者而視之則知湯與文武而下其所以相傳者蓋不出諸此矣此實聖學之淵源而諸儒之說各有不同蓋聖人發明其心術之秘以相授受故其言淵深又必有聖人復起默而識之自得於言意之表非詁訓章句之學可得而知也諸儒

雖各以意形容而聖人之意終於不可盡某何人也足以知此姑掇諸儒之遺說而臆度之其中與否不可必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苟於其既發而爲私欲所勝則將發而不中節矣夫所發者既已危而不安則未發者亦將微而難明誠能惟精惟一以安其危則喜怒哀樂中節而和矣所發者既和則未發之中亦將卓然而獨存矣故能允執厥中此蓋與中庸之言相爲表裏自堯舜禹以至孔孟所以相傳者舉不出此學者不可以不深意而精思之也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又戒以聽言之道也無稽之言不考於古也弗詢之謀不稽於衆也仁人君子之言上必考於古下必稽於衆故其用之可以爲天下國家之利苟非此二者則是專己自用以濟其私爲國家者小用之則小害大用之則大害無逸所謂壽張爲幻者是也故舜以諄諄戒禹謂守盈保成之業惟在於遏絕此二者之萌而已故使之勿聽勿庸也曰謀曰言曰聽曰庸此蓋隨宜立言非有深義也邦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此又言君民相須君不可不畏民民不可不使愛

君先儒謂可愛非君民可愛者豈非君乎又謂可畏非民君可畏者豈非民乎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則民叛之故君畏民也正如北風之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赤莫赤於狐黑莫黑於烏也所以謂可愛非君者以衆非元后則無以奉戴故曰衆非元后何戴蓋民無君則亂故民愛君也所以謂可畏非民者以后非衆罔與共守故曰后非衆罔與守邦蓋君失民則失國故君畏民也惟君民相須如此則爲君者其可不致其兢慎之意如下所云哉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

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欽哉慎乃有位者謂當敬其事慎汝所守之位也
欽哉慎乃有位則不可不敬修其可願蓋人君於
所願欲之事苟知其可爲則在決意以行之其所
可願而不能決意以行之則是欲其所不欲爲其
所不爲矣孟子曰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
惡濕而居下也以是知人君之治天下於其願欲
之事不可不敬而修之敬修其可願則仁達於天
下矣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先儒以屬於上文謂
四海之內有困窮之民君當撫而育之言人君苟
能勤此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與夫撫育四海困

窮之三者則天之祿秩常終汝身爾夫經但云四
海困窮而先儒增爲撫育之文其說爲贅薛氏曰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治矣而說四海困窮者托於
不能以委禹也此說雖於經文爲順然又未若王
氏之說曰四海困窮則失民失民則無與守邦無
與守邦則天祿永終矣此說爲長此蓋申言上文
罔與守邦之義也聖人之治天下所以生而不傷
厚而不困持而不危節其力而不盡者惟恐四海
之困窮不能終其天祿故也舜之所以告禹者盡
於此矣於是遂言其所以禪位之事既有成命而
不可改也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者言己之出

命宣之於口者其言善則有以出好其言不善則有以興戎今之所以禪位於禹者慮之於心者既定發而爲言矣不可以更授他人而再出命也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於是辭讓不受謂受禪大事也當並立枚卜功臣擇其可授而授之也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者舜又不許禹之讓而爲之明言其不以枚卜之理也官占者謂帝王立卜筮之官此先自斷其志然後命元龜以決之苟使不先斷其志而徒取決於

龜筮則南蒯之占雖得文王之兆亦爲無益也故洪範之稽疑曰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蓋人謀既盡然後可以稽之於天命也禪位大事也舜之慮也可謂至矣既先定其志然後詢之衆人而謀之而衆謀無不僉同以人言既協則幽而鬼神其必依之故其稽之卜筮則協從而無所不吉矣正如洪範曰是之謂大同夫既協之於天人之望已從而無所不吉矣故繼之曰卜不習吉習者重也如習坎之習同不習吉者言無所事於重卜也先儒謂以習爲因非也禹拜稽首固辭者蓋言禹又不敢受帝之位也於是再拜

稽首而固讓焉古之人於賓主授受之際猶以三辭三讓然後成禮況於受天下之重輒敢易而爲之哉故必辭讓至於再三再三辭者皆出於其中心之誠然也非勉強而爲之如漢文帝立自代邸東嚮讓天下者三南嚮讓天下者再此亦知夫天下大器不敢輕受文帝所以致刑措之治其端蓋本諸此若夫飾情釣譽爲不情之讓以濟其私若王莽之所爲是乃舜禹之罪人也蓋毋者禁止之辭也止之使不能復讓也惟汝諧者惟禹可以當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辭既不獲矣於是正月之朔旦受命于神宗神宗者堯廟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嚮祖顓頊而宗堯大禹謨虞書也所稱禋宗必指有虞之世而言之薛氏云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所從受天下者此論是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先儒云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此說固是然而以若爲順則失之無據此若字但訓如舜典所謂巡狩如初也蓋禹既受命于神宗則其率百官如舜居位之初所行之事也其所行之事即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下是也堯舜禹三聖相授而守一道堯咨舜之言即舜咨禹之言禹攝所行之事即舜攝所

行之事史官互文見義其言約而盡簡而不費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可謂善敘事矣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蓋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尊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之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其命稟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而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其亦稟堯之

命而流放竄殛非舜之所專也而左氏傳載太史克之言以謂渾敦窮奇之徒世濟其凶增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舜承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此徒見四凶之誅不在堯之世而在舜歷試之時遂謂堯不能去殊不知舜之去四凶實受堯之命也典謨所載其文明甚特後世未之思耳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實負固不服之國也舜之誅四凶蓋始遷其君之桀驁者於三危之地雖遷其君不滅其國更立其近親以紹其宗嗣至舜之格于文祖而即帝位至於三考黜陟之後蓋三十餘年矣而苗民猶不之服舜未忍加誅也於是分別其善惡

而析居之及舜以耄期禪位于禹使禹居攝又將三十年而苗民怙終其惡卒不從教蓋恃其土地之險謂兵刑之所不能加也舜於是命禹率諸侯而征之所以討其負固不服之罪而明正典刑也咨嗟也嗟禹而告之曰惟時有苗尚不率教汝其率諸侯以往征之也禹乃會羣后蓋禹於是合諸侯而與之共征有苗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蓋古者有負固之國天子致其討罪之辭以告諸侯然後方伯連帥率諸侯而往征之諸侯雖能敵王所愾而討罪之辭則必受之於天子不敢專也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

乃會羣后而往征之天子諸侯之義是兩盡之矣誓于師者誓衆以所爲征有苗之意也有會必有誓自唐虞以來則然也而記禮則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穀梁子亦曰誥誓不及五帝觀此言禹乃會羣后誓于師則是會與誓皆出於舜禹之時矣蓋合諸侯以欽承天子之命豈可以無會有軍旅之事將誓衆以用之豈可以無誓此堯舜禹所不能廢有會有誓亦何害於未施信而民信之未施敬而民敬之而又謂誓者殷民所以叛會者周民所以疑此徒見

春秋之時盟會之煩誥誓之數而民不信也則謂帝王之時亦然此蓋未嘗深探其本原故也濟濟有衆衆盛之貌咸聽朕言當聽朕誓戒之命也蠢動也此蓋所以聲言有苗之罪也夫苗民之所以蠢動而不服者則其昏迷且不恭也惟其不恭故侮慢自賢惟其昏迷故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言其國亂無政而禍及斯民棄而不保民既棄而不保是以知天將降之咎也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三旬苗民逆命益賛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惟其苗民之罪爲天所斷棄故予以爾衆士奉天討罪之辭以伐有苗之罪爾尚庶幾一乃心力其將有功勲以復於上三旬苗民逆命者言禹率諸侯以征有苗至于三旬而苗民猶弗服也漢孔氏曰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有苗所以生辭此說不然夫有苗之罪在所當誅也久矣舜以是寬待之至是蓋五六年矣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豈有不盡苗安得以此而責舜哉而唐孔氏云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誥之辭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干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

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大聖之遠謀也信斯言也則是舜禹益用師進退皆出於權譎變詐之謀何期聖人之淺邪要之苗民逆命但是昏迷不恭耳不必從而爲之說益贊于禹者益是時亦從禹出征見苗民負固恃強不可以威服也則以言贊佐禹欲使之班師振旅以德懷之也謂德至於動天則將無遠而弗屆彼苗民者豈能終弗服哉欲德之動天則在夫順天道之常理滿招損謙受益此實天理之常也

謂人之處心自滿者招損蓋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也謙抑則自受其益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言此者欲禹以謙沖之德不與苗較苟順於天理之自然則有苗將自至矣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此又言舜之克諧瞽瞍之事以見德之至者雖其凶頑之人猶可以化服之也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謂舜之居側微畎畝之時也是時爲父母所疼自咎其不順於父母旣號泣于旻天又號泣于父母

蓋自盡其怨慕之德其所號泣于旻天父母惟負罪引慝而已蓋引咎以自責不以爲父母之失也孟子載其言曰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此負罪引慝之實也惟其負罪引慝故供爲子職不敢不盡其力祇載見瞽瞍謂敬其事以見於父起敬起愛而不敢怨也憂憂恐懼之貌謂恐懼齋莊愛敬盡於事親也惟竭至誠以事其父故雖瞽瞍之頑亦信順之夫舜之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其至誠實有以感格于上天之意則雖瞽瞍之頑猶至於允若以是知至誠可以感格于神明也如此況茲有苗之頑未至於瞽

瞍之甚苟使禹以德而懷來之彼將自至何必區區以干戈而征之此蓋益贊于禹之意也

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薛氏曰昌言盛德之言也此蓋禹以益之言爲盛德之言於是拜受其言而然之遂爲之班師振旅而歸也班師旋師也左氏傳曰班馬有聲謂還馬也入曰振旅出曰班師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禹旣班師振旅而歸於是舜大布文德以懷來之大舜之文德何時不誕敷至是而後言誕敷者蓋責己自反不與苗較彼知聖人之

大度足以有容如此則愧恥遷善之心油然而生此其所爲誕敷文德也干盾也舞者執之以爲扞蔽明堂位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武舞也羽翳也亦舞也舞者執之以爲蔽翳也簡兮之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文舞也言舜之格有苗不用干戈以服之惟舞干戚於賓主兩階之間而苗民自至詳考此言蓋是史官形容舜禹盛德不用干戈以服有苗惟履服無事舞干羽于兩階而苗民自至此形容不盡之意於言外非禹之班師振旅而歸舞于庭以是爲誕敷文德而望苗民之來也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禹旣不用干戈以與苗

較惟誕敷文德以懷來之故至七旬而有苗自格格與有恥且格之格同言有所感慕而來也夫唐虞之世聲教所被訖于四海之外不服者惟一有苗國而已以天下之全力而制一國之逆命何難之有而舜禹懷之以德待之以寬遷其君而不服則爲之分北其善惡而析居之分北而猶不服命率諸侯而征之亦不責其必至也又爲之班師能使之自服蓋自苗民始叛至於是凡五六十餘年然後得其心說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非後世所能及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五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皋陶謨

虞書

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謨如器之有模立之於此萬世之所取正也謨有
二或出於祖宗之謨所以循法於子孫如胤征曰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伊訓曰聖謨洋洋是也或出
於臣之謨所以告戒於君者大禹謨皋陶謨是也
據皋陶謨一篇從首至尾皆是禹相與答問之言
而乃謂之謨者蓋雖與禹相答問其實陳於帝舜
之前此其所以謂之謨史記曰帝舜朝禹皋陶相

與語帝前此說是也夫惟相語帝前故揚子雲曰
 臯陶以之爲帝謨不曰爲禹謨也曰若稽古臯陶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典謨皆稱若稽古而其
 辭則異典主於記載堯舜之事篇名曰典故於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
 上下於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此
 皆稱述堯舜之德也謨主於記載禹臯陶之言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下皆禹之謨也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而下皆臯陶之謨也名篇曰謨故即
 以其言屬於若稽古之下猶言其謨之如此也然
 而大禹謨又增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二句者

此見禹成治水之功聲教訖于四海然後爲帝陳
 謨也臯陶直言謨而已故不載陳謨之故而直述
 其言也薛氏以文命敷于四海爲禹德以允迪厥
 德謨明弼諧爲臯陶之德至於下文禹曰俞如何
 其文無所屬則謂其間當有脫文此蓋未深考典
 謨命名之旨而欲以其體合而爲一其說之不通
 則委曲遷就而爲己意蓋薛氏之於經遇其說之
 不通則多欲變易經文而就己意如洪範王省惟
 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下則欲屬於五紀於康
 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而下數句則欲屬於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上皆

徇私立義輕議聖人之經不知古人多聞闕疑慎言其餘予嘗以爲王氏於經失之泥泥則多鑿薛氏於經失之易易故多欲變易經文以就已意蓋矯枉過直者此古君子之通患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此皐陶之謨也先儒以謂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以謨明爲謀廣聰明以弼諧爲輔諧其政上二字加廣聰下二字加其政然後成文皐陶之言必不如是之迂也王氏曰迪道也允迪謂允當於道苟以允迪爲允當於道而下又加厥德二字豈不爲贅哉要之此二說皆以人君之蹈行其德故與下文齟齬而不合予

嘗聞之劉文昭信曰迪如啓迪之迪如同命曰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是也言人臣欲以至誠啓迪人君之德則其謨不可以不明謨不明則不能開陳道義以啓迪人主之德謨明矣而欲弼人主之爲則不可以不諧弼不諧則詆訐太甚非所謂優遊厭飫而入之也謨明弼諧則事君之義盡於此矣皐陶言此者將與禹推此道以事舜也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禹於是然其言既然其言遂問謨明弼諧之道當如何也皐陶曰都者善其問也言人臣欲謨明弼

諧以啓迪人主之德則當使人君慎厥身修蓋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古之所以明明德於天下始於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者凡欲以修身而已身既修矣則擴而充之至於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無不可者然而修身者又不可不思爲長久之道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其所謂思永也

身修而思永當以何爲先惇敘九族庶明勵翼此其所以當先惇厚也敘次也惇敘九族謂親親也庶明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近臣皆勉勵以翼己謂尊賢也蓋親親者仁之本也尊賢者知之本也人君之治天下其極至於仁知不可勝用而其原則必本於親親尊賢之二者邇可遠在茲者謂修之於此而效見於彼者在此二者而已中庸論治天下有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自修身至於敬大臣體羣臣則其本立矣自其本而推之無所施而不可堯舜之治天下禹皋陶稷

契之陳謨於君其敘未嘗不本於此

禹拜昌言曰俞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拜昌言曰俞則其昌盛之言也故拜而然之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蓋謂此也禹既然其言矣臯陶於是又推廣其義而欲盡乎邇可遠在茲之道者必在乎自尊賢之知而推之以盡夫知人之哲自親親之仁而推之以盡夫愛民之惠然後可也禹曰吁歎辭也將使舜敬重其言而行之故歎之

也咸若時者猶言若茲惟帝其難之謂臯陶之言如此帝當難其言而行之也所以在於難其言而行之者蓋知人始於尊賢自尊賢而推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則能官人安民始於親親由親親而推之至於惠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故黎民懷之此蓋所以推廣臯陶之言而發明其義也知人則哲能官人則盡乎知人之道而知不可勝用也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則盡乎安民之道而仁不可勝用也仁且知聖人之事備矣此其所以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也巧言令色孔壬謂共工也靜言庸違象恭故言巧言

令色孔壬言甚佞也與嘉言孔彰之孔同舜既流
共工放驩兜竄三苗矣而其戰戰兢兢之心惟恐
又有如此之人復出而爲惡故未嘗敢忘憂畏之
心禹則以謂苟能用皋陶此言而盡乎知人之哲
安民之惠則不復憂畏如此之人矣共工驩兜其
大姦大佞在朝廷之上故以憂畏言之三苗爲諸
侯在外故但曰遷而已蓋小人在朝廷之上者尤
爲可憂畏也不言何畏乎共工而言巧言令色孔
壬者蓋言共工之所爲如此其爲可憂畏又甚於
驩兜有苗也若但言何畏乎共工則未足以盡其
義也自先儒王氏皆以惟帝其難之爲指堯而言

之獨張橫渠以帝爲舜所以必從張橫渠之說者
蓋禹不當謂堯爲帝於大禹謨帝德廣運已論之
詳矣而又四凶之誅在舜歷試之時當堯之時雖
知其大惡大姦然而未嘗有可誅之罪故釋之而
不誅非憂之畏之而不敢誅也苟以惟帝其難之
爲指堯而言則是禹之意以堯未能盡其知人安
民之意故曰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
言令色孔壬審如是說則禹之言是所以貶堯非
所以稱美之矣又與帝德廣運異矣不如張橫渠
之言爲善夫所謂四凶之爲大姦大佞皆在所憂
畏此但言驩兜共工有苗而不及於鯀蓋所謂子

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
禹既以知人為難皋陶又為詳言知人之道以謂苟得其要則其為之亦不難也據龜山曰知人安民此皋陶謨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至於庶績其凝皆知人之事也自天敘有典而下皆安民之道也非知人使九德咸事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此說為是中庸曰取人以身言必己之有是德然後可以求於人也故曰亦行有九德謂用人之道必在履之於身先有是九德然後可以求他人有

德然求他人有德不可以信其空言而遂以為有德也故必言其行事深切著明者乃可以信其德故曰乃言曰載采采載行也采事也謂稱其人之有德必言其人之所行某事以為驗也如四岳薦舜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此所謂言其人有德也而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此所謂載采采也蓋觀人之法苟不求之於躬行之際而徒信其言語文辭聲音笑貌之間則小人緣情飾偽得以僥倖而進惟取人之際必考其行實則小人無所容其間也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禹於是問臯陶九德之目臯陶以九德之目而告之也自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人之德不出於此九者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君子之德必至於成然後爲行德而不至於成則德非其德也寬而不栗柔而不立至於剛而不塞彊而不義皆非成德也德之非成是皆有以賊其德而德不爲我有惟寬而能栗柔而能立至於剛而能塞彊而能義然後謂之成德德至於成然後可用也聖人備道而全美故其德無所不盡自非聖人不

能無所偏惟其有所偏故自古帝王於其一時之人才必有長養而成就之因其所偏而長其善救其失苟於九德之中而有一德之成則可謂之小成矣由此而積之至於九德無所不備然後謂之大成故觀人之道必以此九德而察其人材之成與未成也寬則易失之放縱故必能莊栗然後爲成德柔則易失之懦弱故必有以立志然後爲成德愿則易失於樸野則必成以恭亂者有濟亂之材如武王所謂亂臣十人是也易失於輕忽故當成之以敬順擾者多失於無斷故以果毅成之直者多失於不能容物故以溫和成之簡者易失於

略故必濟之以廉隅剛者多失於上氣而好爭故必濟之以塞實強則無所屈撓多不中節故成之必在合義上九字者人之性質所固有者下九字所以成其德也恭之與敬剛之與強其義亦相近此蓋隨宜立文唐孔氏疏云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失於外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又曰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強也剛強相近此說是也臯陶言此者蓋謂苟能以此九德觀其人才之成不成全不全則知人之道無復餘蘊矣彰厥有常吉哉者言雖以此九德觀夫人

才之成不成又必其德之有常者然後可以爲德一作一輟未足以爲德也且以一德之常明之如霍光可謂有濟亂之才耳而其爲人在漢武帝左右小心謹德未嘗有過是其能亂而敬而其出入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者二十餘年此其亂而敬之有常者哉武帝以是知其可用故其末年托以遺孤卒能擁昭立宣不負社稷之寄彼於九德之一能守有常武帝彰而用之其成效已如此況於九德咸事則其效宜如何哉臯陶以是爲知人之要信彰厥有常哉此德惟一動罔不吉也有徵矣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自日宣三德而下此又言知人之道見於官人者
則是其義也南豐曾舍人曰以天下之才爲天下
用則用天下而有餘以一己之才爲天下用則爲
天下用而不足蓋爲天子者奄有天下之廣必能
盡用天下之才兼收並蓄罔有或遺然後能成天
下之治故必用是九德之人自寬而粟至強而義
者無所不容無所不受蓋所謂丘陵積土以爲高
江漢積水以爲大人合并以爲公也惟其以是
天下之才選爲天下之用則雖天下之大不足治
也至於諸侯則其地不若天子之廣其民不若大

子之衆故於九德之中能用其六則足以保其社
稷和其人民矣卿大夫之於諸侯又其小者故九
德能用其三則可以保宗廟此言所處之勢有廣
狹則所用之人亦有多寡也宣達也孔氏以浚明
爲須明行之以浚爲須於義無所據案古文書浚
明與濬哲字同用則知浚明者是亦宣達之意言
卿大夫能日夜宣達三德之人使之顯明足以保
卿大夫之家日嚴祗敬者謂敬重其人也王氏以
爲貌嚴行祗心敬亦不必如此之分別也要之旣
曰嚴又曰祗又曰敬但謂好賢樂善之心有加而
無已也言諸侯能敬重六德之人與之共事則足

以保其諸侯之邦亮采者輔其事也諸侯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故其於六德之人必與之共事至卿大夫則但宣達之而已言各有所當也據言三德六德但謂有九德之中有三有六不必指定其德以充三六之數鄭氏以謂三德自簡而廉以下六德自亂而敬以下信斯言也是直而溫以上大夫之所不得有愿而恭以上諸侯之所不得用豈非誣也

翁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此言天子官人之道也言爲天子者必能於此九

德之人兼收並蓄合而受之既合而受之於是敷而施之職位之間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者蓋其所治者愈大則其所用者必盡天下之材也俊乂在官孔氏謂俊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焉馬鄭云才能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要之但謂才無小大皆使之居官有職位也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也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也蓋王公之尊賢必在與之共天位治天職食天祿也苟不與是則未足以盡其尊

賢之意也。臯陶論天子用人，必在使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諸侯之用人，必在夫亮采，至於卿大夫，但言宣達顯明而已。蓋所處之勢然也。俊乂既在官矣，於是百官皆相師法，而百工之事各得其時也。孔氏云：百官皆是言政無非，既以時爲是，又以是爲政無非。此說爲迂。百僚百工皆指百官也。師師指其人而言之，故曰百僚惟時，指其事而言之，故曰百工。其實一也。撫于五辰，言使百官各舉其職以順此五辰之時，則衆工皆興也。五辰之說，張諫議論甚詳，其說以謂木生於亥，壯於卯，成於未。此三辰者皆木所終始也。就其

壯而言之，則寅卯正木之辰，而春之盛德實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成於戌。此三辰者皆火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巳午正火之辰，而夏之盛德實在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成於丑。此三辰者皆金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申酉正金之辰，而秋之盛德實在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成於辰。此三辰者皆水所終始也。就其壯而言之，則亥子正水之辰，而冬之盛德實在也。土包載五行而寄王於四季，則辰戌丑未皆土之辰焉。蓋五行之時分而言之，則爲十二辰；合而言之，則爲五辰。其實一也。蓋百官既得其職，以撫順於五行之時，五行既得其

順矣則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此庶績所以其凝也凝成也自翕受敷施至於庶績其凝此天子官人本末先後之序也臯陶之論官人於天子曰翕受敷施固無可疑者其於諸侯局之以六大夫則限之以三此則學者以意逆志而得之不可泥其文於章句之間也薛氏曰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者膠於言而責其實故多疑多疑故多說天子用九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安得謂之僭天子故觀書者取其意而

已矣此論善哉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大工人其代之

王氏曰天子當以勤儉率天下諸侯不當以逸欲教有邦蓋天子逸欲於上則諸侯化之亦將肆其逸欲以盤樂怠傲於下使有邦者皆肆其逸欲則生民之受其禍可勝計哉而其源則自夫上之人以逸樂導之也誠使爲天子者澹然無營清心寡欲舉天下之聲色貨利曾不足以動其心彼諸侯者其敢肆其逸欲於下哉故無教逸欲有邦者此誠端本清源之道也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幾

政也言當戒慎萬事之政也上文旣言官人之道
至於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則是治定功成以常人
之情當國家無事之時則易安於逸樂而無戒慎
危懼之心此則危敗禍亂之所自萌也故戒之曰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言一日
二日之間而危亡禍亂之幾至於萬其可畏如此
可不盡其戒慎危懼之意哉無曠庶官言非獨天
子當兢兢業業於上又當勸勉羣臣之在官者使
之各恭爾位而無曠其職所以必欲無曠庶官者
蓋凡設官分職其所治之事無非代天之事也使
一官之或曠則廢天之職矣天子雖兢兢業業

上而百官有司廢天職於下是亦危亂之道也故
皋陶之陳謨勅戒旣曰一日二日萬幾又曰無曠
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其意蓋欲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以盡乎君臣之道而共保無爲之治也
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
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
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下文申結天工人其代之之義湯誥曰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言民有物
則之性好惡之情無非出於天之所以降衷者爲
君者惟能克綏厥猷而已人之生也其人倫之典

天也故其彝倫有自然之敘矣人君勅之以爲五
典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
友有信五者各致其厚蓋所以助乎天之所敘也
謂人之生交際之禮天已定其差等有自然之秩
矣人君自己爲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
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
以嘉禮親萬民五者各得其常所以助夫天之所
秩也勅有典自有禮必在夫君臣共致其寅畏恭
謹衷善之意然後可以施化故曰同寅協恭和衷
哉旣曰寅又曰恭又曰衷亦與所謂嚴祗敬同謂
其寅畏之意有加而無已也蘇氏曰此二者道德

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之若天命有德討有
罪則政事也勉之而已天命有德凡有德則順乎
天道順乎天道天之所命也人君於是制爲五服
以章之五服鄭博士曰自袞冕至於玄冕自九章
至於一章是也天討有罪凡有罪者則悖乎天道
悖乎天道則天之所討也人君於是制爲五刑以
用之五刑墨劓剕宮大辟是也天命有德討有罪
施之於刑賞之間必在夫君臣共勉於政事然後
可以勸懲天下故曰政事懋哉懋哉敘有典秩有
禮則君臣同寅協恭和衷以助夫天之所敘秩命
有德討有罪則君臣懋於政事以助夫天之所予

奪君臣之間盡道如此則可謂兢兢業業一日
二日萬幾無曠庶官以代天工矣此臯陶諄諄爲
帝陳謨也典禮言勅我自我而命有德討有罪不
言我者楊龜山曰典禮必自天子出故曰勅我曰
自我若夫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弃
之雖天子不得而私焉此說是也典曰五惇服曰
五章刑曰五用而至於禮則獨曰有庸者王氏曰
五典五服五刑之所施非一人之身若五禮則取
於一人之身而楊龜山以其說爲不然龜山之說
曰禮雖有五而其用則非一如五禮上自天地社
稷宗廟下至山林川澤以及四方百物皆有祭焉

而其儀章器物各從其類不可以數計吉凶軍賓
嘉亦莫不然故曰有庸然馬融本則直作五庸與
五惇五章五用無以異然世遠難以折中姑兩存之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古文書畏與威二字通用其義一也孔氏以上一
句屬於天命有德言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
必命之下一句屬於天討有罪言天明可畏亦因
民成其畏民所叛者天必討之案呂刑云德威惟
畏德明惟明是明與畏字相對而言明者天之所
彰也畏者天之所畏也孔氏旣以明畏屬於天討

有罪矣故遂以聰明屬於彰有德豈天之彰有德則用其聰明而討有罪則不用其聰明者乎此說不通而王氏張諫議則又以聰明主於典禮而言明畏主於命德討罪而言夫明畏主於命德討罪無可疑者而以聰明爲主典禮則失之泥要之二句只一意蓋所以總結上文而盡其義亦不必分說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正爲命德討罪而言也言天之聰明能鑒察善惡故其吉凶禍福之應未嘗有豪釐之差爲人君欲觀其聰明明畏無觀諸他觀之民而已天有聰明之道而其聞見則付之於民民之所聞天之聰也民之所

見天之明也天有明畏之道而其好惡則付之於民民之所好天之明也民之所惡天之畏也蓋公天下之聞見好惡而褒貶則天之聰明明畏不外是矣是道也達乎上下者一理而已下焉民之所以好惡向背者此道也上焉天之所以吉凶禍福者亦此道也所以必在察乎民之意以察天之意此理而達於上下本無有二民之好惡向背則天之吉凶禍福應之如影響矣故有土者不可不敬如此敬於民則敬於天矣敬於天則民歸之矣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自允迪厥德以下至敬哉有土臯陶之所以爲帝
陳謨盡於此矣不可以有加矣於是又申誥之曰
朕言惠可底行謂我之言順於理可底而行其意
蓋以謂我徒能言之耳至於行之則在乎舜與禹
也禹曰俞者然其惠可底行之言旣然其言而又
謂汝之言不但見於空言而已亦可以致行其功
蓋欲勉臯陶以共行其知人安民之言也臯陶曰
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襄哉者言禹雖勉臯陶
共行安民知人之言而臯陶猶辭讓不敢當也孔
氏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
行事而言之信如孔氏說則曰之一字遂爲衍文

蓋上下文勢已足雖不加曰字猶成文義也張橫
渠薛氏皆以曰當作日字下文予思曰孜孜相類
此說比先儒爲優雖治經者不當變易經字以就
己意然而考之於經曰之與日大抵多相亂如洛
誥曰今王即命日釋文一音作曰呂刑曰今爾罔
不由慰日勤釋文一音作曰以是知日字曰字經
文多相亂而此下文又有予思曰孜孜與此思曰
贊贊襄哉文勢正相類故張橫渠薛氏皆以爲日
此蓋有憑據而云非率意而爲此說故可從也贊
贊襄哉者孔氏以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薛氏
曰日夜進進不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

也蓋爾雅襄字惟有二訓其一訓除其一訓上旣不可訓除而用爾雅訓故遂以訓上必曰贊贊上哉故其說不得不如此鄭氏雖知爾雅二訓不可從又以襄字訓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其說尤爲無據惟王氏曰襄成也思一一贊襄以成禹之功也案春秋左氏傳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杜元凱曰襄成也王氏之訓蓋出諸此此說爲善臯陶之意蓋以謂使我獨底可績則未能爲禹之助以成其功而已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